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拾伍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柴輯・貳拾伍冊目錄

虛直堂文集二十四卷首一卷〔清〕劉榛撰

一

六松堂集十四卷〔清〕曾燦撰

二八三

廉立堂文集十二卷附一卷〔清〕衛既齊撰

六三三

〔清〕劉榛撰

虛直堂文集二
十四卷首一卷

清康熙刻補修本

序一

已未春我庵徐子讀易至何思何慮恍然失悔曩來思慮之憧憧也已而恍然已而嗒然頃之山蔚劉子緘其所爲古文辭見示徐子受而讀之至悔賦諸篇復不禁嘖然喜擊節歎曰甚矣劉子之肆力於文也蓋能鏡思研慮抒其所自得矣客有詰之曰子今方從事於何思何慮之學而復重有意於劉子之能思能慮也義何居曰非然也天下豈有無思無慮之心乎哉無思無慮是槁木也是寒灰也天不予人以槁木寒灰之心思慮而可禁乎

徐序 卷首

一

哉曰然則大易之言何思何慮也義何居曰何思何慮非無思無慮也且子毋遽言何思何慮也必先審其思慮者何在而後何思何慮久之而可得也劉子肆力於文者也請即以文論六經四子非以文名也而爲文之至今讀其書囊括萬有而不見其涯也彌六合且古今而不能易也然不曰極深而研幾乎不曰繼日夜而忘寢食乎是神聖亦不廢思慮也濂伊關閩發皇千載之絕學直接鄒魯其六經四子之嫡系乎然其學之要則曰居敬窮理矣曰析之極其精矣合之盡其大矣不思不

徐序 卷首

二

慮而何以窮也何以析也且何以合也獨其所爲思慮者有異耳至若賈馬班揚以追韓歐諸大家其立言之旨雖未盡合於六經四子然其文深厚雄傑光明俊偉爲後代行文者之楷樞其自道則曰不敢以輕心與之不敢以昏氣乘之抑之欲其奧也揚之欲其明也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也是非深思極慮而得之者乎然其所爲思慮則有間矣乃若大道之裂也堅白同異譎詭而洗洋月露風雲妝綴而塗抹高下不同同於害道然其奇奧艱深聲采炳振要非能思能慮不至此顧其思慮則又有間矣派厥源流綜其本末何去何從乎審之審之閑之存之精之一之毋雜而支也毋剽而躁也毋高而虛也毋深而鑿也毋欬啟而自喜毋炫采而邀名也併心於伊洛覃精於鄒魯優而游之漸而漬之厭而飫之久之而渙然其冰釋也怡然其理順也蓋實有見於性命身心之微天地萬物之奧而一衷之於殊塗同歸百慮一致之旨蓄之極其深養之極其厚而後本其所得者以形之口與手如是而先儒所謂造道之言與有德之言其庶幾乎故予非禁人之思慮也誠欲其審之

也。當其思慮而正用之則可以進於何思何慮否
則言韓歐言程朱猶然憧憧耳。客曰：予之言至矣
然則劉子之文何居？曰：劉子之文溫醇爾雅，不悖
於古人是思慮而能審者也。是由韓歐而進伊洛
以求合於六經四子者也。非復譎詭而沈淫塗抹
而妝綴者也。不觀其悔賦乎？能思能慮則能悔審
於思慮而正用之則愈知悔。悔今是而昨非，悔則
存是而去非，悔則不見是而止見非，悔則盡去非
而獨存其是，悔則益去其是中之非而存其至是
學底於至是，則聖功之極也。寧獨文事哉？予今而
後知劉子之所進不可量也。劉子聞之曰：善哉！我
施子之言是益重予悔也。同里徐隣唐邇黃撰。

徐序 卷首

三

予年十二三，卽耳里中劉千之名，記崇禎之辛未
隣邑有新進士某，假千之文以行，一時無不嘉予
而真山楊子常顧麟士尤極賞歎。久之始知爲千
之也。予雖幼已聞而慕之，又六七年予出交諸人
士而千之時逃於禪，不得近。又四五年千之死，城
破之難，今老矣乃更得與千之之叔山蔚遊。山蔚
之與千之蓋劉氏後先相映者也。十年來予每讀
山蔚之詩若詞而喜近益出其所爲古文，命序於
予而喜復踰望。其立言本於道，修辭準於古，神明
變化於作者之間，縱橫揮灑無不如意，以暢其所
欲言而程度不失，嘗觀遷固以來及唐宋諸家文
美矣，理不必醇，宋儒語錄要不可作文字觀。今山
蔚志專於道而追琢其文，抵掌古人，予之俯首山
蔚豈有際乎？韓子有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
所與如見元賓焉。予不幸而不能獲交千之，猶幸
而獲交山蔚，不差足慰乎？然當千之之知名也，尙
未暇作爲古文，而山蔚與之比蹤乃不止於制舉
藝千之盡節於賊義正矣，而旁入釋氏，山蔚則粹
然儒者也。予之慕山蔚安得不較千之爲尤至也。

徐序 卷首

四

哉獨是千之稍出予先當予不知爲文時既不能
變交其人而遭亂以死而山蔚又稍出予後卽與
之遊年紀逾邁精力日以去而已無意於茲豈能
從而相砥礪也然則予後先其叔姪之間亦祇深
其感歎也已康熙己未同里徐作肅恭士書

徐序 卷首

五

序三

言以形其心也心之正者其言確心之達者其言
暢心之密者其言周心之深者其言摯昔聖之心
不可得而見矣而其所以形其心者爲說孔備大
抵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已不立規格不塗粉澤
探之則淵邈而不可測也咀之則雋永而未易盡
也雖不可以文名其殆天下之至文乎袁周以還
儀秦挾從衡之談韓商尙法律之說屈子哀怨以
沈身莊生沈洋於曳尾鼉家令之重農賈太傅之
立國趙營平之軍簿張廷尉之爰書豈嘗有爲文
之意在其胷中哉惟其知之深故皆言之切潔洄
曲折明白簡當使天下難明之事無不瞭然於紙
上雖其得失固有不同其爲指事陳辭則一而已
矣其流愈降大樸日漓然猶各獻其妍人呈其巧
未聞假他人之渥丹以自飾其貌而博城北徐公
之譽也乃昌黎從而厭之憂憂乎剗剗追鏤務革
襲習創而方圓額而廣表亦如笮金隄水授形製
性使不得軼我軌則焉倘所謂整之齊之而馬之
死者過半與於是輾轉相傳緣飾爲貴自有之精
神意旨不知銷歸何許譬之器也尊罍彝鼎商周

田序 卷首

六

特爲適用作耳乃廢者不求其故而惟形之似焉則頑然之質又何如一陶一匏之適時而取用哉予嘗持此說與二三同志相往復山蔚劉子信之爲最早山蔚沈謐嚴靖函關終圖史而外泊如也故其爲文必本我之心以暢我之言我所不欲者弗言也而或猶有人之見存人之見不去則我之天不出蹀躞雖工其於乾草飲水之本性爲已遠矣山蔚屢改舊習漸復本真可謂每變日亡者也今茲其文具在不本於心而惟人是效焉蓋已寡矣苟山蔚益治其所爲出言之本擴於中而順應於外將見探之淵邈而不可測也咀之雋永而末易盡也豈僅爲衰周以下之人區區自言其時見而已哉雖以前民用可也己未睢州田蘭芳撰

田序 卷首

七

序四

文不歷變不工學不歷變不至昔吾友侯子朝宗少喜六朝瑰麗之文已而悔焉盡棄其宿昔所爲而一意於八家則亦居然並八家之轡矣是時予初起與社事諸君子所相與上下討論者八家之文已耳或七子之詩已耳朝宗不幸早亡而所就止此其後徐子邇黃則一變而講作聖之道予近亦且悔宿昔之詩未盡古人之變脫使朝宗至今猶存則其變而愈上庸詎知其何如哉吾黨學而善變者劉子山蔚其人也予與山蔚論交於丙申山蔚溫溫然循循然人未有奇之者顧間質予以詩或分題爲文輒有清機妙緒引而愈長予旣已心異之矣迨予出從王事數年而一歸歸而讀山蔚之所著初則雲蒸而霞蔚也繼則源遠而流長也終則華斂而實茂也駸駸乎儒先見道之言有非業八家者之所及聞矣蓋山蔚誦於揮麈而敏於操觚潛心於大業而馳安於小成每進必悔每悔必變本其有得於已者而隨目之所接身之所經心之所感觸乎其天機而流之於筆墨韓歐諸家之法在是濂洛諸家之理亦在是而實山蔚

宋序 卷首

八

之人盡在是也他日予歸老西陂與山蔚上下討論當不但詩與文多歷其變而山蔚益精進不輟則予又能究其所至也哉戊辰夏六月同里宋犖牧仲書於西江漫堂

宋岸 卷首

九

序五 詩

詩者心之聲也尙書曰詩言志孔子刪詩三百而蔽以思無邪之一言此千古論詩者之宗也騷雅而後言詩者無慮千家吾所推重獨靖節少陵耳靖節真懷高寄簞瓢晏如蓋置身羲皇以上而不知有漢魏者也少陵間關氛祲曾無虛日而感時憂國忠愛纏綿卽一飯一吟不忘君父吾謂思無邪一言惟二子足以當之卽以之續三百篇可也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爲風雅準的或慷慨豪岸或俊朗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賦詠中夜悲歌抗表閭闔脫屣簪紱勁節清風至今猶可想見於長歌短詠之間故二子者猶得靖節少陵遺意今人好譏刺大雅而獨於子夜之歌悞儂之曲倣而效之何歟中州爲空同大復之鄉蘇門浚川木庵林宗諸君子先後主盟詞壇吾意今日必有能似續風雅者求之同里而得賀山田子焉又因田子而得商丘劉子山蔚焉山蔚溫粹冲寔渾金璞玉嘗隱居西村疎籬竹徑圖書萬卷焚香吟咏聲琅然達戶外獨與賀山往來唱和無間也露下天高攜酒偕登平臺問清冷池竹圃遺跡憑弔鄭枚

勅序 卷首

十

司馬之風流真有不可一世之志余讀其詩春容
蘊藉聲調如朱絃疏越不作衰草寒蛩之響而天
眞爛熳深有得於言志之義絕非雕績纂組信屈
纖巧者比吾信其能繼蘇門諸君子而復見空同
大復之盛者也夫靖節少陵同時詞章瑰麗樹幟
藝林蓋不乏人然或馳情富貴濡跡風塵康樂摩
詰未免遺恨二子窮愁著書志意嶢然聲名獨翔
翔雲漢星日之表石門朝川舊蹟具在後人過之
豈能與栗里浣花同歆慕哉山蔚孝友敦行鄉黨
無間言其性情有大過人者自此益加砥礪感遇
莫移其志拂逆莫動其心蓄焉暢焉肆焉擇焉且
欲已之而不得焉比與寄託自合三百篇之旨歸
靖節少陵何難千載輝映乎山蔚將刻集問世託
寶山索予一言予不敢以固陋辭因爲序之如此
不知有當焉否也康熙丙午仲冬雅陽湯斌題

湯序 卷首

士

序六 詞

詞與詩體格不同而氣運同然變化則亦因之以
各異唐人之詞猶詩之有漢魏也宋人之詞猶詩
之有唐宋也近世作者摹宋而溺於藻采格以唐
人則不免言澀而意短非古今人之不相及也氣
運使然也雖然厚立言之本而精變化之才者則
又非氣運所能囿雪苑劉子山蔚學本六經實充
而華茂未嘗以詞矜長也而亦長於詞余客歲過
郡城山蔚出所爲董園詞示余雅淡蒼涼避柳秦
之淫嫖若將免焉其神明變化之奇又非花間諸
子所及知蓋其立言之本有所自裕非徒掇華采
艷之技也山蔚事親孝行已介淳靜居業而慷慨
篤摯於友朋故區區填詞餘技能使讀之者竊然
以深脩然以遠油油然而惻惻然如春聞鳴鳥而欣
如秋見落葉而感也然譬諸水其餘波耳溯而上
之有酒滔滔汨汨排山倒峽而不可窮竭者乎譬
諸山其支垤耳循而攀之有嵯峨業業與雲雨
見怪物而不可方物者乎若乃習櫂泮港局步坡
陀其不失域外之觀者幾何哉亦在讀者神遇之
而已睢州王嘉生書

王序 卷首

士

君子之學言焉已乎君子之言節觀聽焉已乎學期於積而積期於厚言期於行而行期於遠左聽而右說恥也多言而無補於天下躁也雖然厚其積而不汲汲焉志於行尤君子之默成者也小畜之君子不能也小畜之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夫風颯然而來飄然而止未有所謂積之厚而行之遠者也故君子體之以爲文章之觀蓋學之淺事焉爾是故行之遠與不遠君子不敢知而積之厚與不厚君子恒自省豈惟自省又復出而正之於有道凡以積吾學而已予年垂暮而

自序 卷首

主

學無所積如風之壅然起於窮巷之間豈能有行遠之望也者然而沾沾以文章自喜則亦徒爲躁人之言矣或曰知其然則文之刊也何居予曰自省之餘出而正之於有道耳蓋天地之氣鬱而宣之則有雄雌之風人之氣鬱而宣之則有可否之言予不能默成而無言也尙斯天下之可否我也
康熙丙寅夏五月自題

應直空文集總目

第一卷

序十二首

第二卷

序十一首

第三卷

序十三首

第四卷

序十一首

第五卷

書目 卷首

古

書十二首

第六卷

書十五首

第七卷

記十一首

第八卷

記十五首

第九卷

傳十首

第十卷

傳十首

第十一卷

說十三首

第十二卷

論十五首

議二首

第十三卷

答問十一首

第十四卷

墓誌銘八首

總目 卷首

行狀二首

第十五卷

祭文十一首

第十六卷

雜著十四首

第十七卷

賦十首

第十八卷

瑤圃詩八十六首

第十九卷

鈴語集七十一首

第二十卷

乙丙詩六十四首

第二十一卷

陶斯編一百首

第二十二卷

秋屏草上五十八首

第二十三卷

秋屏草下六十首

第二十四卷

總目 卷首

董園詞六十八首

夫

虛直堂文集卷一

序

秋詠倡和序

秋詠倡和者何也宋君介山倡之吾黨諸君子和之也其詠乎秋何也感其候與物也然則秋固感
 人乎曰感在我不在秋也不在秋何以詠乎秋也
 曰適當乎秋則適詠乎秋焉爾夫觸物起興荒連
 諷歎以自暢其情之所欲言者古風人之旨也介
 山既有感矣亦何必不詠也昔曾點氏固嘗詠於
 春矣雖其文辭不傳而聖人與之說者且謂有堯
 舜氣象焉夫其時至情生悠然泰然實有與天地
 萬物同其暢遂之機於斯時也蓋欲不一倡群酬
 而不可得也介山之秋當亦如曾點之春也乃其
 詠具在後世而有讀其文辭想其氣象者吾不知
 以爲何如也雖然曾點而後至於今二千年間遊
 斯詠斯何時無人而曾點獨不可及者蓋其志自
 有所在非世之悠悠嬉戲消磨歲月以爲達也吾
 於此亦將問介山之志也介山首倡詩八章曰雲

日月日風日雨日鴈日礎日螢日蛩其和者亦八
 各八章也

閒淡寫來自有旨味非徒流連光景而已徐邈
 黃

虛直堂文集序
 卷一

二

孟氏孝行序

一日與田子實山論及風俗禮教州與慨然太息久之余謂時雖非古而人性則未嘗異焉當吾世而遂謂至行無人吾不信也實山曰然吾姻有孟氏者昆弟八人其父病痺輾轉牀褥間且數載矣而八人者嘗藥奉膳刮磨厠踰久彌篤且其家貧力供甘脆必豐必潔雖其八人中有尤不能給者亦勉焉恐後蓋孝之出於天性而萃於一家者也使人者樹風聲於此聞之者未必無興起於彼無如雖有其人而莫或彰之風教之不加美也宜

虛直堂文集序

三

粹力奉甘旨兄無怠色弟無倦容勤劬矻矻歷久如一朝吾不知史臣之嘉與又當何如然則建一人爲其易則已傳矣孟氏八人爲其難而聲稱不溢於里黨豈非不得其人以彰之哉予固無力以彰孟氏者也姑與八人者言禮可乎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八人之侍疾其已幾於此乎其或猶有未幾於此乎吾知八人者必不自以爲已幾也倘不自以爲已幾而益勉之天下未必不聞其風而共勉之天下果

虛直堂文集序

四

聞其風而共勉之則孟氏之孝庶乎其不沒而風教之隆庶乎其可望余雖無力敢斬一言以爲風聲之樹哉實山曰善請書之以勉八人而風天下變化歷落如絳雲在霄令觀者目眩

徐通黃

女史序

從來齊家之難難於治國平天下而家之難齊尤難於婦人故堯之試舜不汲汲於天下之事而先之以二女二南咏文王之化首關雎次葛覃卷耳穆木諸詩皆惓惓於女德焉豈不以閨闈所係之重乎且自古婦人之禍人家國毒於敵國外患而原其所以致之者又未可徒咎婦人也何也無宿昔之教無身範之端無思患預防之法因循驕縱以至於家破國亡爲天下笑君子有專責矣易家人之卦可玩也曰利女貞蓋女不貞則大不利女貞焉而後家可言耳初九曰閑有家悔亡猶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也不及其志未變而閑之悔何及矣九二女之能貞者也曰無攸遂則牝雞之晨可知矣詩不云乎無非儀惟酒食是議在中饋之旨也然而治家之道與其以情勝也無寧以禮勝故九三之過剛有嗃嗃之吉無嘻嘻之吝焉夫誠如初之能閑家也二之能正內也三之位乎外而惟嚴四又以柔順保其所有而謂不富家大吉吾不信也況以九五剛中臨乎上而又得六二內助之賢則王假有家勿恤而吉可想琴瑟鐘鼓之

虛直堂文集序

五

盛已然而致此者其惟端型於已哉琴瑟鐘鼓之道不必如三之過剛則上之有乎威如庶幾其無偏勝焉孔子曰反身之謂也其探本之論哉不然閨闈之中不習詩書之文不聞古今典治亂之故理義之言不熟於耳是非之介不明於心而又隨以不行道之身無端而責其貞且順必不得之數矣故予推廣劉向列女傳述女史十二篇有家者早以是訓之典亡治亂之故班班可考由是以熟理義於耳由是以明是非於心其爲家人之助豈眇歟夫君子修己之學不但齊家已也而夫婦居室之間實道之所託始然則吾十二篇之法戒顧特爲女子設哉其亦反身之謂焉爾否則一家之內且無宿昔之教無身範之端無思患預防之法又何論國與天下也嗚呼是亦不占而已矣深醇而有法子固之佳篇也說易一段更極參差錯落當爲輔嗣所難

虛直堂文集序

六

贈孟氏序

天限人以力朝廷禁人以分而力之所窮分之所不得爲者君子無如何也雖然吾竭吾力力窮矣因其窮而竭之人皆有力焉吾盡吾分分不得爲矣勉其得爲者而盡之人皆可爲焉苟極吾得爲之分而無所遺吾力則卽謂天未嘗限其力朝廷未嘗禁其分亦可也雖人有孟氏者知事親嘗私自念以貧賤故無由能尊顯之心快快也其父且老鄉黨稱其有行白於守守察知非妄旌其門孟乃加額自慶曰吾編戶賤氓不知學問不能博一

虛直堂文集序

七

命爲朝廷効犬馬積涓埃之勤邀地封於父母又今鄉飲酒禮率非貧窮野老所得與卽富室貴族有司猶憚一出與之拜跪行觴歌宵雅伸朝廷德意而僅以十數豆登頒受於家吾儕更何望乎顧賴守之賢猶能表吾宅里使吾父之德昭聞於鄉曲遠邇在吾之分與力無異致華袞於吾親矣是時也州太守具額署銜命兩吏登堂致辭孟乃爲父具鮮衣冠肩籃輿鼓吹招搖於市而迎之同里無少長覩疎爭持羊酒爲壽孟置廣座大張供具扶其父謝守吏畢酌滿卮爲父獻壽次第拜賓客

闕者莫不感嗟爲榮夫朝廷方亟亟課郡國崇起雅化勵人心而厚風俗設使以孟氏聞之天子下尺寸之詔以其父爲鄉三老而孟膺孝弟力田之選如漢故事則風聲所樹人爭濯磨以殫其事父之力以盡其得爲之分比戶之間當可盡封也孟益勉之吾將望於采風者

尋常事不必別有奇思只通幅叙置竟足遷固便令人驚爲奇絕 徐恭上

虛直堂文集序

八

敬享約序

祭義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又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嗟乎生不及奉菽水沒而俎豆闕如焉其何以爲奉先事死哉顧吾家自辛巳之疫壬午之寇彫傷零落所幸而存者五六髫髻之童孫幼子而已纍纍丘墳時於白楊青草之中者一世二世僅以位次辨而歲時伏臘典祀徒豐於昵則遠之莫追也抑亦久矣夫吾幸存之髻而齟者賴厥先祖之靈又復各生厥子若髻而若齟矣然而一本之誼未講長

虛直堂文集序

九

幼之節未習骨肉之情落落也甚而肥黔莫速孔懷不聞幾何而不爲塗人哉嗟乎以一人之身侵尋而爲塗人不其悲歟丁未三月兄子動來請曰吾家祭忘其本而情日以渙動擬月一聚各少醺錢積半歲次第主之以供祀事而吾數人者裸獻拜跪於洋洋如在前而復餽餘於昭穆上下揖讓進退之際或者一本之誼可以明長幼之節可以諳骨肉之情可以庶幾而漸洽乎榛曰嗟乎動之言也可謂孝矣吾聞之祭則觀其敬而時春生秋死草木之時也而君子念之自今伊始期以寒

食孟冬之朔兩羞饋祀既不病於數又不病於疏弗敢煩也弗敢怠也洞洞屬屬惟誠惟孝以上通於神明庶乎其爲敬享者歟古之人親族而族睦不得其親之之方而欲睦無由可知也然則從事於敬享之約卽共體夫親族之義而吾數人之幸存者其從此易塗人之心而睦之也乎噫

油然而孝之音 箕山

虛直堂文集序

十